

湘江对话

灰色的枝丫引向天空，视线往路的尽头延伸，落定。那里有静默的水，低矮的民居。转头看向另一边：一座临水的凉亭半掩在树影里，翘角若飞举。建筑物中，人影绰绰。但似有蒙蒙水汽将视线裹住，你看不真切，却有说不出的熟悉感。

这是《风景旧曾谙》里描绘的景象。在今年的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中，湖南共有5件油画作品进京参展，这是其中唯一一件风景油画作品。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为白居易《忆江南》中的名句。在油彩的厚涂、堆积之间，青年油画家杨贵舍弃了表现光与影，而以沉稳典雅的色调、巧妙的透视方法、投射意象，展现着江南柔情秀美、缱绻氤氲的情致。

溽暑，我们走进长沙后湖边杨贵的油画工作室。

杨贵是“90后”，来自宁乡，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师从知名风景油画家陈和西。坐水、烹茶，闲话几句，暑气渐消，我们翻阅他近年的画册。山川、树木、流水……杨贵以画笔，带我们细致观察着这些自然之中的客观物象，以及小巷、建筑等具有人文气息的风景。“我想表达的是人们在自然中生存留下的痕迹。天然是美的，但人的气息、人耕耘的痕迹，才能产生故事。有故事的地方才是最美的。”他说。

百余年来，油画在中国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和本土化的过程。中国风景油画不仅继承了西方传统绘画艺术，也吸收了中国画写意精神，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的独特绘画语言。杨贵站在前大师的语言和意境中，眺望艺术世界，阐释自己对“物”的理解。他说，自己受吴冠中的影响颇深。“他是中西结合的，他讲‘风筝不断线’——无论我们的作品表达得多么空灵、飞得多高、思想多么深刻，根基和土壤才是最重要的。”他说。

作品、油画民族化、意与形……茶香袅袅，话题生长。

非常规的构图与大尺幅作品

湘江副刊：您为什么选择这幅作品参展？

杨贵：我在这十几年里主要在风景绘画题材上进行耕耘，这也让我在风景绘画的表现上更加得心应手。

在作品中，我选择了江南古典园林作为主题。园林追求的是人与自然、建筑与自然的和谐，我喜欢这种环境。但我不想让观众的印象定位在某个具体的江南景点上，而想传达一种静谧的、宁静的、诗性的、儒雅的、厚重的整体气质。我相信不同的人看到这幅画都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湘江副刊：这幅画构图很有意思。它将建筑放在不那么中心的位置，山林却放在了中央。

杨贵：对。常规的构图会把视觉中心放在黄金分割点上，或者在一个画面当中确定一个视觉中心。而这幅画是让你的视线从中间走过去，看到了左边，然后再缓缓地看到右边。这个画面打开了一定的创作思路，由原来的焦点透视，变成了一个更贴近国画里散点透视的感觉——一个焦点变成了两个焦点。这也是与传统油画的表现不同之处。

湘江副刊：这幅作品看起来相对平面化，但在技法上仍然运用了颜料的堆叠和刮刀等技巧，追求肌理的表现手法。您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杨贵：我追求独特的绘画语言，来表达我想传达的信息。比如江南的美是含蓄的、朦胧的，如果笔触非常“实”，画得很单薄或画得很细腻，都表现不了我想传达的东西。所以我会刻意地将建筑、人物和树枝树干等元素进行虚化处理，让画面有一种厚重又湿润的空气感。这就把画面的格局打开了。

湘江副刊：我看到您工作室里的作品都是身边的小景，尺幅不大。创作《风景旧曾谙》这样大尺幅的作品，会遇到困难吗？

杨贵：我平时画的最大作品是1.8米×1.8米，而《风景旧曾谙》达到了2.1米×2.1米。画这么大幅画，需要更强的画面控制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我遇到了很多痛苦和纠结，差点放弃。最终我还是在老师和朋友的指导下完成了。

我画了三个月，画面前后修改了不下20遍，色调转变了多次。这幅作品更像是酿造的老酒，（口感）有很多层次。从远处看，它可能只是一块颜色，但仔细观察会发现其中夹杂许多色彩变化。这是因为画作本身很大，如果画面中缺乏内容，会让人感到空洞无物。通过反复叠加和修改，可以让画面变得更加耐人寻味。

静心描绘『有故事的风景』

——专访青年油画家杨贵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廖慧文 通讯员 牛巧慧

在“意”与“实”之间，书写自然

湘江副刊：“印象”“气氛”似乎是靠近写意的。但我感觉您的画其实是写实的。

杨贵：对，但这种写实与传统西方写实不同。很多人认为写实就是描摹，认为只要把笔触画得更潇洒一些，颜料涂得厚重一些，或者画面概括一些，就能传达出某种“意”。但实际上，这只是表象的书写，真正的“意”在于表达内心的感受和对客观对象的理解。我认为，写意更多是内在的传达，写实则更像直观的表现。写意，也是变相的写实。

好的作品要鲜活。我希望给人一种“书写感”，其中夹杂着个人思想、情绪和审美观。用油画的形式去描绘物象背后的本质，是真正的“意”所在。

湘江副刊：风景油画的历史悠久。随着社会语境的变化，您觉得应该怎样保持风景油画的鲜活生命？

杨贵：在繁华、喧嚣的城市中，人们脚步匆匆，很少停下来欣赏身边的美好事物。当下风景油画的意义和价值，在于传达对生活的热爱、对自然的依赖，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风景油画表现力非常强，一幅好的作品能给人以启迪和心灵的治愈。

作为画家，只有深刻理解、感受和观察自然物象，与自然对话，才有可能读懂它。任何人都可以画出物体，而我更看重的是能从中解读出深层次的意义。

不谈“创新”的“提纯”之路

湘江副刊：油画是舶来的画种。许多画家将中国特有的地域特色融入其中，进行了创新，您也走在这条道路上。您是怎样思考这种创新的？

杨贵：这是油画民族化的概念。作为年轻人，我们应该关注老一辈艺术家在油画民族化道路上的探索，给予他们肯定。我们也要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不断挖掘和探索。

艺术一定是有土壤、环境和文化传承的。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我受到自然生态和风土人情的影响，获得许多启示和感受，表达方式自然会形成中国式的审美。但如果把艺术定义为某种材料或题材的表现，是对艺术的亵渎。追求油画民族化并不是一个刻意而为之的课题，而是一种本性的释放，它深深地烙印在每个中国人的基因中。

我很少在我的画作中谈论创新。我们只能说“发现”了某些东西，比如：美可以以某种形式存在，然后利用已有的物质重新组合和碰撞。我们并没有创造出某种形式或语言。经常看到一些艺术家声称自己“发明”了某种绘画方法……这些说法都很可笑。

用油画画出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就叫民族化吗？不是的，这样的认知非常狭窄。在我看来，他们更多的是将自己所知道的东西付诸行动。可真正的“知行合一”是“致良知”，是问“精神”何在，是由内而外的、从骨子里渗透出来的一种情感。

湘江副刊：接下来，您有办个人展览的计划吗？

杨贵：以前办个展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画的东西还不够成熟，但“初生牛犊不怕虎”。现在，我认为我的艺术之路还很长，还没有到值得我去汇报的时候。

题材方面，我需要进一步定向。我现在表达的东西还是太多了，传达的物象也太多。当绘画达到一定的高度时，应该是什么样子呢？我想，应该是“纯”。

高手画出一根线就能说明他有多厉害，有些人把画面都涂满，你都不知道他在表达什么。艺术的“提纯”，是画家一生的追求，而我还在路上。



《风景旧曾谙》210cmX210cm 布面油画 2024年

第十一名通讯员代表

肖春红

培训很快就结束了，结业时恰逢《湖南日报》创刊55周年庆典。报社决定，从本期通讯员培训班上挑选10名优秀代表，参加《湖南日报》通讯员代表座谈会。当老师宣布名单的时候，每个被选中的同学都非常惊喜。宣读完毕，居然没有我的名字。

对像我这样胸怀新闻理想且是《湖南日报》的铁杆粉丝来说，不能参加这次座谈会，简直是憾大遗憾。怎么办？我又一次想到了毛遂自荐，反复恳请老师为我争取机会。半小时后，老师回电，请我做好发言准备。闻此喜讯，我高兴得手足无措。当晚，我在招待所备笔疾书，又在打印店数易其稿，终于完成了发言稿。

座谈会上，通讯员代表依次发言。大家纷纷表达了对《湖南日报》创刊55周年的祝贺。轮到我这“第十一名通讯员代表”发言了，我还重点提了一些“不成熟的建议”，如大力培养名记者、联动周边省份党报换位宣传、拓展广告市场、完善通联制度等等。我一边说，报社的领导和老师们一边埋头做记录。

社长高度肯定了我的发言，并对我所提建议一一作了回应，对具体工作现场进行了交办。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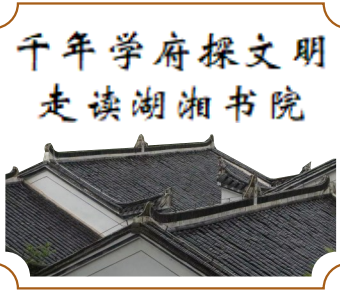
发言还被报社摘要发表在第二天的《湖南日报》头版相关报道中。

在此后的工作中，无论是撰写领导讲话稿和理论文章，还是办县委党刊、写新闻通讯，我都坚持把在湖南日报通讯员培训班所学的知识充分地加以运用，多次受到领导的肯定和读者的赞扬。

我与报社老师的交往一直持续到现在。无论我在哪个工作岗位，湖南日报社都给了我莫大的关心和支持。后来我还配合报社老师完成了大量对衡阳市招商引资和开放型经济的重要报道，这对我本人的写作水平也是一种很大的提升。

去年某天，一位同事拿着一份湖南日报通讯员报名推荐表给我签字，我毫不犹豫地签了字。我不禁感叹，《湖南日报》之所以越办越好，这支生生不息的通讯员队伍也定是其中缘由。

对一份报纸真正的热爱，就是做她忠实的读者和真诚的作者。值此《湖南日报》创刊75周年之际，作为一名老通讯员，衷心感恩湖南日报、祝福湖南日报！



简介

近道书院位于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界牌乡小源村，其前身为始建于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的永兴庵，后为永兴寺。光绪戊戌变法时，废科举兴学堂，改办书院，成为江华四大书院之一。1924年改名喇叭口完全小学。后更名为界牌农业中学、界牌红星中学、界牌中学。1997年恢复为喇叭口完全小学至今。



近道书院。

唐晓君 摄

书声不绝喇叭口

唐晓君

从高空俯瞰，这里的土地被河流日夜冲刷，天长日久成了一只喇叭状。不知始于何时，

村人把这块濒临潇水的方圆之地称为喇叭口。小小的喇叭口不简单，其上建有近道书院。

8月的一个清晨，我们从江华瑶族自治县县城出发，往东北方行进，不到半个小时，就到了界牌乡小源村喇叭口。车停在一面白色高耸的牌坊前，右边有一口圆圆的水塘。水塘不大，四周古木环绕，掩映一池天光。

下车年来，见有一座永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的洁白石刻，才知此时正身处近道书院的大门外。瞬间一股浓郁的田园芬芳迎面而来，忍不住深吸几口。

牌坊下，大门紧闭，围着铁栅栏。一棵上了年纪的桂花树倾身探头，越过栅栏。栅栏上爬满了野葡萄，手掌般的绿叶层层叠叠，似乎提醒人们不得轻易靠近。这怎么进去啊？还是问问人家吧！还没开口，迎面走来一位五十来岁的保安大哥，略黑的脸微笑着：“是来看近道书院的吧？跟我来。”

原来牌坊右边就是喇叭口完全小学的校门。迈进校园，只见三幢楼房呈“凹”字形，将古老的近道书院三面围住，历史与现实在这里和谐相融。

书院主体建筑有三栋，均是青砖灰瓦白墙，无形之中分隔成两个院落。建筑风格不一，可见经过几番改造。前后屋舍逐栋抬高，有“步步高升”之寓意。如果加上院内的桂花树，亦有“蟾宫折桂”的美好祝愿。院落内，芳草萋萋，圆形石、长条石、碑刻、老井散落其间。两排古旧的楼房，次第矗立，气度非凡。中间留白处，似天井，可以给沉闷的书房透进明晰的光线和清新的空气。累了，困了，看树望天，看云飞鸟过。

走过回廊，来到后屋，据说这就是藏书楼。曲径通幽处，我们无意惊起两只麻雀，它们慌乱地飞走，像被打搅了晨读的学子。和煦的阳光爬过树尖，透过木窗洒进来，白

白的墙面愈加明亮，显露出上面的斑斑字迹，亦将一幅“蜘蛛侠”的“八卦图”镀得一片灿烂。门半开着，似在等人，不知是等学生，还是等先生。走进进去就如加入了一个捧读诗书的场景，素净柔和，娴静淡雅。

转至前院，首先闯入眼帘的是高耸的牌坊，先前在院外看到的是正面，此时看到的是它的另一面。还有三株桂花树，遮天蔽日。在靠近栅栏的一棵大树下，矗立着一块发黄的石碑，格外显眼。尽管石碑有明显的修复痕迹，碑文依然笔笔可辨，内容为“清正于乾隆九年价买骆宗田地山场宅居地喇叭口界限契……”清楚表明这是因地契纠纷而打官司的衙门判决书，从中足以证实近道书院的建造时间及办学历程。

山联九嶷之秀，水会濂溪之清。近道书院的办学史，可追溯到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一直延续至今，已二百五十年有余。同一时期与之齐名的江华“四大书院”，如沅江、锦田、三宿书院，早已了无踪迹。

转过身来，见一對青石柱，大气地撑起一座两层门楼。青石柱上镌刻一副对联，“近接九嶷奇景，道传千古正宗”，虽历尽沧桑，依然清晰可见，透出隐隐的红色。书院之得名，大致出自这副鹄顶格的对联，“近”“道”二字犹如仙鹤头顶上的一点红，突出而明显。老子《道德经》曰，“上善若水，故几近于至道”，这或许就是书院办学宗旨的最好诠释吧。不过，始建者、撰联者何方人氏，至今仍然是个谜，尚待考证。

古人言“宅以门户为冠带”。青石柱的后面是条石砌筑的月亮门框，下有石门墩，嵌着一对四方的石门墩，雕工精美。虽无雕梁画栋，有了匾额、碑刻、对联，书香气飘逸出来。初建时，这里应是近道书院的大门。

刻石成碑，树碑立传，是中国记录历史的古老传统。徜徉之间，瞥见近道书院屋基处嵌着四块碑刻。右墙角的一块镌刻“积善余庆”四字，其下落款为“辛丑年汤金钊”。

尚有墨宝“修德自求多福，积善必有余庆”一联，现存于浙江萧山博物馆。此处的辛丑年即1841年。

汤金钊何许人也？查询得知，他生于1772年，逝于1856年，浙江萧山人。二十二岁中举，乡试第一。二十七岁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任湖南学政、江南乡试正考官、江苏学政、左都御史、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咸丰四年（1854年），加太子太保銜，并赐御书“庆衍恩荣”匾额。两年后逝世，谥号文端。他乃四朝元老，为官六十年，历经宦海沉浮，始终秉持忠良、正直、勤勉、清廉的操守，是为清末的一股清流。撰写此字时他已69岁高龄，正值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因反对穆彰阿，支持林则徐，遭人诬陷，被降四级调用。此时刻上自己的姓名，就确定了与近道书院的血脉关系。

其余三块碑刻，均未见署名。一块是“庙堂出入，山水游吟，世自钦羨，今两待之”。“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择一处清幽雅致的书院，传道授业解惑，既归隐山林，与世无争，追求内心的安宁与自由，细品生活的静好，还能培养以天下快乐为己任的人才。如此两全其美、美美与共的“两待之”，不正是

普天下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境界吗？

另一块是“云鹤闲来”，一半露在墙外，一半隐在墙里，犹抱琵琶半遮面。字体似何绍基书法，笔意纵逸超迈，时有颤笔，醇厚有味。此语出自晚唐诗人李洞的《赠僧》一诗：“不羡王公与贵人，唯将云鹤自相亲。闲来石上观流水，欲洗禅衣未肯尘。”闲云野鹤，比喻远离尘世、隐居不仕的人。此碑与前一碑有异曲同工之妙，文字里满是意象与禅意，表达出一种态度、一种追求、一种生活方式，似乎与偏僻山野之中的书院很是适配。

还有一块“薪传遥接”，是篆体镌刻。“薪传”，柴虽烧尽，火种仍可留传；“遥接”，从久远的文化中接续过来、传承下去，是为继往来之绝学。

碑是意味深长的石头。目前所知的这四块石碑，古意盎然，字体丰满，笔锋苍劲，意境高远，可见近道书院当时学风严谨，学术盛行，声名远播。

如今，这里依然是一所完全小学，拥有两百来个学子，十八位先生，可以说是近道书院薪火相传、弦诵不绝的明证。听闻县里已拨款二十万元，用于书院的抢救性修缮。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我们依依不舍地坐上车，频频回望。近道书院内，桂花树参天蔽日，草木芬芳，朗朗书声破空而来，惊起一群群鸟雀。喇叭口外，潇水日夜不息，浩浩荡荡，奔向远方。侧耳细听，也能听到隐隐的读书声，在天地间往复。

我与湖南日报征文

看到《湖南日报》创刊75周年征文启事，我不禁心中一惊：离我参加《湖南日报》创刊55周年通讯员座谈会已经过去整整20年！

初中时，我立下了今后当新闻记者，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志向。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我在中专时竟聘当上了校报记者，还毛遂自荐当了《湖南职教》杂志和《湖南农村报》的通讯员。毕业后，我考录到家乡衡南县委办公室从事秘书工作，从此与新闻记者这个职业无缘。但好在有“通讯员”这个编外职业，让我写新闻稿的手艺不至荒废。

当时，县里新创办了一份县委党刊，我兼任这份刊物的编辑。2004年7月的一天，我在阅读《湖南日报》时，惊喜地发现了报社举办通讯员培训班的消息。于是，我第一时间向领导争取参加培训。

在湖南日报社为期5天的培训里，我和来自三湘四水的100余名通讯员每天如饥似渴地学习，上课时认真听讲，课后还缠着老师问个不停。到了晚上，我“闯”进编辑记者的办公室，坐下来就是一顿胡侃神聊，每位老师都对我这个“不速之客”非常热情，饶有兴致地听我讲基层故事。